



张国勇,作家、《抚顺日报》记者。1990年到1993年,徒步全国一千余天,首次实现中国人徒步跨越中国版图东西南北四个端点。著有长篇小说《大雪围城》、纪实文学《苦历神州》等。

再一次站在白雪皑皑的米拉山口,已经是31年后。翻越米拉山便是“西藏江南”林芝,桃花好似彩色云雾,漫山遍野地飘过来。

同行的旅伴有《航空画报》编辑部主任程远、《抚顺广播电视报》总编李允,还有我刚刚退休的妻子,他们对西藏的向往和忐忑从青海省会西宁开始。登上青藏铁路列车之前,体质偏弱的程远患上感冒。在海拔较高的地区感冒可能转发成肺水肿,这是挺要命的一件事。

列车穿越诗人海子写过的小站德令哈,接着是可可西里、唐古拉山……程远坐在过道里一直吸氧,我听到列车服务员说,这节车厢的制氧设备坏了,程远大口吸进去的是高原的凉风。我知道高原反应有生理上的,

更有心理上的,心理负担过重,高原反应也会加重。当高原苍茫的荒原、雪山、海子从车窗外掠过,程远拿起手机相机对外面一顿狂拍。好的风景能治愈高原反应,也能治愈其他疾病。

1991年春天,我在横断山脉一条缝隙的怒江,决意徒步横穿整个西藏。起初以为全是雪山、荒原、牦牛和羊群,其实不是,我们最初行走的前藏地区,有白色的雪山,有茂密的森林,有墨绿色奔腾不息的江河,还有在亚热带生长的仙人掌、剑麻、棕榈、香蕉、竹子、芒果等植物。透过这些植物的缝隙,能看到笔直伸向云天的雪山,我们经过的最大一片仙人掌丛林有近两米高,金黄色花朵有小碗口大。在川藏线通麦和易贡一带还有成片的茶树。茶放到开水里,亮泽像滴入蜂蜜或香油,甘爽,好喝。

我们最初进藏的那条路悬挂在怒江崖壁之上,回头看来路,细细的像发丝。若干年后,电影导演田壮壮来到我们最初进藏的那段路拍了部电影叫《德拉姆》,还得了奖。经历了寒冷、迷路、饥饿、疾病、恐惧和陌生以后,人的心态和情感是不一样的。比如对待多姿多彩的西藏春天,我曾在美丽的然乌湖边在日记中写下这

## 雪域那一季桃花

张国勇

样一段文字:

然乌,有三条路:一条通往天堂、一条通往人间、一条通往地狱。

然乌,有三条路:一条通往察隅、一条通往拉萨、一条通往四川盆地。

然乌,有三条路:一条通往心脏、一条通往大脑、一条通往灵魂……

然乌湖的绝色经常被春雨洗礼,湖边盛开着浅红、黄色、粉白各种各样的大树杜鹃花。铜镜般的湖面托起一方小屿,似有青苔、草木,却极其低矮;远望,似沾染在镜面上的铜锈,斑斑点点,岁月的氧化,竟然久久擦拭不去,它以此显示历经久远的尊贵。在然乌湖岸行走的两天里,我没看到然乌湖起过一丝风浪,就是我离开它时,也没有,因此断定,然乌湖不是液态的湖泊,而是透明的晶体。它不但不会被自然的风怂恿出任何褶皱,即使指尖无意识的划痕也不曾有过。

我就此确定,没有一根指头动过它。

镜子里面隐隐有薄雪。雪,有丘则漫上丘,有岭则覆盖住岭,更有叠起来的白色冰川,如一匹匹坯布。我还看到一条无声抖动的瀑布,刚从染缸里捞出来,颜色蜡黄,似有一只手,抓起瀑布柔柔地擦拭着湖面。

身后响起生涩的马蹄声,碎石子飞溅脸上,挺疼。骑马汉子穿着沾满泥巴的藏袍,斜身斜眼看我一眼,面色红润,风含酒气,人马似乎都有些失控,马尾肆意像一支笔,挥来挥去,在他们所经过的田地间点染出黄、绿、青各种颜色,黄的有地里盛开的油菜花,有刚成熟的青稞。

面对然乌湖和雪域西藏绝美的景色,我眼角骤然冰凉,欢乐、悲悯都无法解释。这里的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声响。

再回西藏,走过的路一切都变了,米拉山、色季拉山、业拉山,那一座座我们徒步翻越的雪山,山顶上原来是有道班的,里面没有电,烛光里会有四川和青海来的修路民工,他们用奇怪的眼光审视我们的光荣或理想。如今道班随着交通条件变好,房子都扒掉了,养路工已经搬到了山下。每座山口都停满了南来北往的旅游大巴,游客们在刻有海拔四五千公尺字样的碑石上拍照留念。

雪山银白,粉色白色的桃花,在鲁朗在波密在嘎啦沟在尼洋河在雅鲁藏布在南迦巴瓦在林芝的山野间开放。我听到阳光触碰花朵后断裂的声音,一束束被花枝折断的阳光,随花瓣散落一地,芬芳四溅。

## 春天的消息



陈斌,安庆市立医院医生。

非洲没有春夏秋冬,绵延的雨季和旱季交替,周而复始。

2020年春节前夕,我随中国医疗队在南苏丹帕洛琪开展四天的义诊,所见所闻让我感受到南苏丹浓浓春意。

南苏丹位于东非大陆,武装冲突不断,除了医疗任务,队员不能随意外出。驻地院子围墙高耸,将我们与世界隔绝。雨季连绵,看不到天日;

时间变慢,岁月忘记了我们。

赴团结州义诊,我们才有机会走出大院,走近非洲,用身心去感受这块狂野的大陆。坐在联合国飞机上,往窗外看,碧空如洗,气朗天清,广袤无垠的东非大草原,满目葱绿。

2月份的南苏丹正值旱季,从尼罗河吹来的风,干燥,火热。由集装箱改装的板房是我们的临时宿舍。板房四周有铁丝网,靠柴油机发电,手机几乎没有信号。吸引住我目光的是板房门口中国工人自种的黄瓜地,绿色的藤蔓攀枝附叶,几朵黄色的小花,在风沙中摇曳。那一刻,我贪婪盯着那一抹花黄,看嫩芽吐蕊,脑海中尽力去搜寻春天的影子。

南苏丹旱季的太阳毒辣,穿透力强,不懂得怜香惜玉。板房后面芭蕉树叶被太阳烤得蔫焉的,直不起腰来。芭蕉不展,丁香凝结的情境是愁绪。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早春景象,在非洲寻不见。

靠近铁丝网,有几竿野竹,形单影只,自顾筛风弄月。第一眼见,似阡陌万里,老友不期相逢。然而却不是家乡屋后的那一片。南苏丹的春天,遗失在芭蕉树上,野竹林旁。

简短休整后,还来不及适应当地的环境,我们就出发来到义诊第一站中石油尼罗河公司医院。医院由中

## 南苏丹的“春天”

陈斌

石油投资运行,每年投入几百万美元给当地居民免费医疗。中国医生的到来,于当地人而言,如久旱逢甘雨。一个又一个深受疟疾、伤寒、外伤、热带皮肤病等折磨的当地民众被我们治愈。被烈日炙烤着的帕洛琪因中国医生的到来,焕发了生机,人人脸上都有春天般的笑容。

义诊的第二站是帕洛其医院,位于一个偏远村落。漫天的黄沙,颠簸的土路,无际的荒草,低矮的合欢树,破败的草屋,赤裸身体的孩子,头顶塑料桶的妇女,拉着水车的毛驴,闲逛的野狗,这些只有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情形活生生呈现在我们眼前。

两天的义诊中,我们竭尽所能多给当地民众看病治病。很辛苦,但是我们的付出也收获了许多感动。一位当地妇女给我带来从她自家树上摘的两个芒果。我推辞不要,对她说,谢谢你,你们不容易,留着给你孩子吃。她说,你们中国医生治好了我孩子的疟疾,虽然我拿不出更好的东西,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感谢。女人的话发自肺腑,让我动容。一个患皮肤病的小女孩拉着我的衣角,说她想到中国去,去看看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说长大后也想当医生,为没钱的人看病。南苏丹的春天,浸润在当地百

姓的感恩中,蕴藏在孩子们纯真的希望里。

当地有一个诊所,护士已经有一年没有领到工资,穷困潦倒,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却仍坚守在岗位上。我问她是靠什么力量支撑着,她笑着对我说,一切都会好的,睡一觉明天又会重新开始。

给我们做向导的是一个黑人小伙子,南苏丹朱巴大学的学生,白天上课,晚上在大院里打工挣钱。我对他说,你就算熬到毕业了,按照南苏丹目前的状况,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啥还要这么拼命。小伙子一本正经对我说,南苏丹会好起来的,我也会好起来的,我不好好学习,我们的国家以后靠谁去建设。说完,咧嘴哈哈一笑。

义诊归来,正逢国内小年夜。我又一次感染了疟疾,高热、寒战、肌肉酸痛折磨着我夜不能寐。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黑黝黝的夜,思念着远方的家。突然,从空旷的原野里传来布谷鸟的叫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到远。这熟悉的声音,在非洲竟也能听到。

布谷鸟的声音是春天的声音。而我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南苏丹,也听到了春天的声音。它是大自然的声音,也是那些多么乐观、坚强的人的心跳声。